

如何才能摆脱梦中那张

邪恶的鬼脸？

无可救药的恐惧，从你的每一个毛孔向外蔓延……

诡道

青子◎著

GUIDAO

长篇原创惊悚悬疑小说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PUBLIC LITERATURE & ART PRESS

诡道

青子 著

GUIDAO

长篇原创惊悚悬疑小说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PUBLIC LITERATURE &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道/青子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9. 4

ISBN 978-7-80240-356-7

I. 诡… II. 青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5968 号

书 名	诡道
著 者	青子
责任编辑	俞杰
装帧设计	木鱼书籍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9.00 元

诡道

GUI DAO

目 contents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01章：不归路 001 | 第18章：第三个受害者 127 |
| 第02章：离别 009 | 第19章：镜花水月 138 |
| 第03章：七月半，鬼门开 013 | 第20章：流血的面孔 147 |
| 第04章：夜半鬼影 023 | 第21章：风雨欲来 154 |
| 第05章：父子凶灵 030 | 第22章：阴阳先生 164 |
| 第06章：黑色连衣裙 039 | 第23章：照片 173 |
| 第07章：眼睛背后的眼睛 047 | 第24章：陌生的电话 178 |
| 第08章：咬舌 057 | 第25章：五虫毒 184 |
| 第09章：甩不掉的影子 063 | 第26章：多了一只鬼 196 |
| 第10章：女尸 066 | 第27章：尘埃落定 204 |
| 第11章：凌空 076 | 第28章：救命的稻草 212 |
| 第12章：要命的盒子 083 | 第29章：心中有鬼 224 |
| 第13章：车祸 090 | 第30章：碎裂的爱情 229 |
| 第14章：伪装 101 | 第31章：七月十三夜 238 |
| 第15章：别样的游戏 108 | 第32章：生死抉择 246 |
| 第16章：又见鬼影 112 | 第33章：因缘 254 |
| 第17章：新的邮件 119 | 第34章：蝶舞翩翩 263 |

第01章：不归路

这是一条名叫“太平”的路，但这天夜里，当张潇踏上这条路的时候，它忽然变得不再太平，而是到处潜伏着未知的危险。张潇终究没能走完这条路，但是，他却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的路程。

平安镇位于许由市南边，是一个很落后很贫穷的小镇。两地相隔大约十来里路，只有一条年久失修的泥土路相通。这条路名叫“太平路”，路面坑坑洼洼，加上地处偏僻治安不好，这条路白天都鲜有行人，到了晚上更是连个会叫的蝓蝓都没有。

对这样一条路，张潇本来还是有一定畏惧心理的。他原本准备听朋友的话，在平安镇留宿一晚，明早再回许由，可又怕姗姗一个人在家寂寞，想了想，最后决定还是连夜赶回去。好在那条路并不算太长，步行最多需要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之后，他就能回到许由，见到他可爱又温柔的“老婆”了。

想起姗姗，张潇心里顿时涌起了阵阵温暖，对四面八方的黑暗也不再那么害怕了，哼着歌，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。

但是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只维持了短短不到二十分钟，在这二十分钟里，张潇始终是孤零零的，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行人或车辆，道路两旁千篇一律的高大的法国梧桐，和无限延伸的黑暗不仅消磨了张潇的意志，更让他的视觉产生了盲点——他感觉自己仿佛是走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，没有参照物，看不到路的尽头在哪儿，甚至连自己的位置都搞不清。

张潇有点沉不住气了，想打电话给姗姗，要她打辆出租车过来接自己，



但是奇怪的是：姗姗的手机始终不在服务区，拨了好多次还是这样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张潇挠了挠头，没办法，只好继续硬着头皮往前走。索性脚下是一条直路，没有岔道，只要一个劲走下去就一定能回许由，累就累点吧，为了姗姗，自己受多少苦也是值得的！

就这样闷头走了很长时间，大概有四十分钟，前面很远的地方终于能看到星星点点的亮光，那是许由市的灯火，看到它，说明这条路快到头了，张潇一下又恢复了精神，揉了揉酸麻的小腿肚子，加快步伐向着灯光迈进。

姗姗，不要急，老公回来了。

张潇的心里充满了期待，然而，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，他的肚子突然又疼了起来，情况跟昨天晚上完全一样，一阵疼过一阵，转眼便疼得连路都走不动了。

张潇龇牙咧嘴地想：这他妈是拉肚子吗？为什么白天一整天都好端端的，偏偏到了现在才犯呢？可当前情势已不容他多想，他左右看了看，捂着肚子快步向路边一丛野草棵里冲了过去……

一阵淋漓欢畅。肠胃是舒服了，但张潇感觉自己像是被传说中的“黑山老妖”吸去了阳气，浑身上下提不起劲来，肚子里更是感觉空荡荡的，似乎少了点什么东西。

他吃力地提上裤子，刚把皮带扣上，冷不丁左边肩膀被人重重拍了一下——“兄弟，你东西掉了。”

张潇下意识低头一看，目光正好投射在自己方才的排泄物上——竟然是一滩鲜血淋漓的肠子！

“呀——”张潇尖叫一声，昏死了过去。

晚上十点整。

姗姗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灵魂的另一半似乎还留在刚才那个可怕的噩梦里：梦里，姗姗走在一片完全漆黑陌生的荒野地里，一只长相无比丑陋的怪虫在背后追赶着她，她死命地跑，正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张潇突然赶到，挡在了自己与怪虫之间，像一尊屹立不倒的雕像。被激怒的怪虫咆哮起来，张开血淋淋的大口，一口叼住了张潇的脑袋……

张潇呢？老公呢？



姗姗打了个寒战，扭亮电灯，手忙脚乱地找到手机，拨出张潇的号码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——“您好，你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……”

姗姗一下愣住了，一种不祥的预感从心底慢慢升了起来，她把头埋在双膝间，低低地哭起来。

她害怕。

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有早起下地的农夫，在田埂边上发现了张潇的尸体。

他终究没能走完这条“平安路”。

他死了，死得很惨。他的胸腹部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扒开了，破了一道二十厘米长的口子。腹内空空如也，所有内脏全不在了，空空的腹腔内密密麻麻爬满了肉蛆一样大小的白花花的小虫……

案发现场实在太恶心、太恐怖了，很多围观群众已经吐成一片，没吐的也都捂着嘴，一脸难过的表情。甚至，连心理承受能力极强的刑警队长肖楚强也不由皱起了眉头。许由市治安一向不错，他已经很长时间没碰到如此残忍的凶杀案了，死者是谁？为什么会曝尸荒野？凶手又是什么人？死者尸体上密密麻麻的虫子又是怎么回事？

作为一名刑侦工作者和领导者，一切谜团都摆在面前等着他去解开，肖楚强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陡然重了起来。

在刑警队多个部门的努力下，翌日，死者的身份终于调查清楚了：被害人名叫张潇，男，二十四岁，许由市贵山区小塘村人，未婚，职业是一家私人网络公司的技术员。经调查，被害人于案发当日（2008年7月18日）下午至平安镇访友，逗留至晚九点左右离开，沿平安路行至藕花村附近时遇害。案发时间约为晚九点至十一点之间，初步认定为他杀，死因不详。于是警方将此案定为“七·一八凶杀案”。

警方马上传唤了案发当日、死者曾去平安镇拜访过的那位朋友，从他口中得知这样一个情况：案发当晚，死者着急赶回许由是要回家陪伴女友——那女孩名叫刘姗姗，好像是上海人。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警方马上顺藤摸瓜，通过死者手机上的资料联系到了那个名叫刘姗姗的女孩……



噩梦醒来后，姗姗不敢再一个人睡觉，她把几个房间的灯都打开，电视也打开，然后坐在床上傻傻地等“老公”张潇回来。这时候，她哪里知道，那个爱她疼她关心她照顾她的老公再也回不来了。

他的生命被永远留在了深夜那条漆黑的路上。路不算长，但是，他终究没能走完它。

这一夜真是漫长。

黎明将至的时候，强烈的困意攻破了姗姗的意志，她沉沉地睡了过去，一直睡到中午，醒来后，空荡荡的房间里还是她一个人。

姗姗再次感到了恐惧，开始一遍遍拨打张潇的手机，却总是提示无法接通。心急如焚的她再也坐不住了，穿上衣服，急匆匆地来到张潇的单位。

姗姗多希望自己推开那扇门之后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男友张潇的笑脸，他飞快地跑过来，跟自己道歉：“对不起老婆，我昨晚加班，没来得及通知你，不要生我气呀……”

然而，迎接姗姗的却是前台小姐的一句：“抱歉，张潇今天没来上班。我们也正在联系他。”

没有来上班，难道他还在平安镇没回来吗？

可惜自己没有他那个朋友的电话，不然可以打电话过去问问，说不定张潇昨晚喝醉了酒，此刻正在他家床上舒服地躺着呢。姗姗正胡思乱想着，漂亮的前台小姐突然冲她眨了眨眼睛：“你就是刘姗姗吧？”

姗姗一下愣了：“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小姐大方地笑起来：“张潇经常跟我们提到你。你确实很漂亮，张潇这小子挺有福气的。”

“哦，谢谢。”

这时候夸奖已经不能再给姗姗带来一丝快慰了，她强撑笑脸，跟小姐道了声再见，然后失魂落魄地走出大厦，回到了家。

没有张潇，这个家已经不再是家了。

她继续给张潇打电话，尽管她对这种方式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，但这是她目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，不通，就挂掉再拨，再不通，再挂掉……就这么机械地重复这一套程式，终于，奇迹发生了——终于不再是无法接通



的语音提示，电话里传出正常的“嘟……嘟……”声，姗姗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等待数十秒，电话通了。

“喂，你好。”

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姗姗来不及分辨就冲电话嚷了起来：“老公你在哪儿呀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好辛苦，你快说话呀，喂！老公你在干吗？”

数秒钟的停顿后，电话那头再次传出了声音，不过，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：

“对不起，我是许由市刑警大队的警员，你是张潇的女朋友刘姗姗吧？我们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。”

“什么？他在派出所吗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姗姗激动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，把手机紧紧贴在耳朵上，生怕错漏了对方说的每一个字。

停了停，对方用一种很低沉的声音向姗姗道出了那个噩耗：“对不起，张潇已经在昨晚遇害了，我们联系不到他的父母，请你们尽快抽空过来认领尸体。”最后，她又加了一句：“请节哀。”

“啪”地一声，手机摔在了地上，散了。露出里面白色的电板，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而锈迹斑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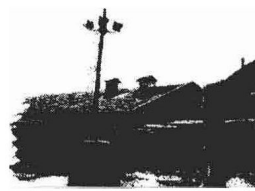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手机是张潇半年前买给她的生日礼物。现在，东西还在，但买东西的人却不在了。

姗姗“哇”地一声伏在床上放声痛哭了起来。大约十几分钟后，她突然止住哭泣，想到了前天夜里，自己正睡得迷迷糊糊，张潇突然叫醒她，问了一个十分莫名其妙的问题：老婆，假如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会不会很伤心？

姗姗的心一下抽紧了：难道，当时的他，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？还是当时已知道有人要害自己？

不管怎样，随着男友的意外离去，姗姗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弄清楚这个问题了。等待她的，只有无尽的悲痛。

张潇从小就是孤儿，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相继过世了。跟他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只有一个姑姑，家住在苏州，很有钱，得知侄子意外身亡的噩



耗后，她很快便开着私家车赶到了许由。

在医院的太平间里，两个女人见到了张潇已经僵硬得像石块一样的遗体——两天前，他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会跑会跳，会修电脑，会做姗姗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，会跟她说“我爱你”……可是现在，停在姗姗面前的，却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……

两个女人趴在张潇的遗体上哭了很久。这一天，对姗姗来说，可能是她人生到此为止最为灰暗的一天，小时候爷爷死了，她也没有如此伤心过痛哭过。这次男友的突然死亡，使姗姗感到内心有什么东西轰然一下崩塌了，她甚至能够听见它破碎的声音。

也许，是她的心。

在姑姑的主持下，张潇的遗体终于被无情地推进了火化炉——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瞬间就变成了一抔黑灰，在征求姗姗的同意后，姑姑将张潇的骨灰带回了苏州。

一个人就这样不在了。

心碎的姗姗一个人回到张潇的住所，挑选了几件遗物装进自己的背包里。其余家具物品全送给了房东。当她把房门钥匙交到房东手上的时候，她突然有种强烈的感伤：她跟张潇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个爱的小巢，一夜之间，便不复存在了。

姗姗无比留恋地环顾一眼房间内熟悉的家具和摆设，黯然地下了楼，身后拖着笨重的行李箱，向路边停靠的一辆出租车走去。

她要回上海了。她本来就不是许由人，现在男友不在了，她更没有理由再留在这个伤心地。

不过，在姗姗坐上回上海的火车之前，刑警队长肖楚强亲自找她录了一份口供。

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接待室里。

为了避免姗姗有抵触情绪，肖楚强首先安慰了这个悲痛欲绝的少女几句，然后一再强调，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案情调查，目的是尽可能地为案情搜集资料线索，方便破案，而不是那种对待犯人的审讯，希望她配合警方的工作。

姗姗木木地点点头。“警官你放心，我一定把知道的都告诉你。你尽



管问吧。”

“那我们这就开始，首先我想知道，被害人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，在案发之前，有没有跟什么人发生过矛盾或不愉快的事情？”

姗姗想了想道：“应该没有，他平时老老实实上班，经常来往的只有单位的几个朋友。他人很好，大度，从来没有跟哪个人红过脸，如果有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。我真的没有想到……”她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看着肖楚强，“警官，我求你们一定要尽快捉住凶手，枪毙他！为张潇报仇！为……”

姗姗再也说不下去了，用手帕捂住嘴，努力克制着内心的悲痛。

“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，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，同时……”肖楚强和蔼地看着她的眼睛说，“同时我以个人身份劝你一句，人已经不在，你还年轻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。”

“谢谢警官，你还有什么话要问吗？”

“如果你不感到反感的话，我想再问几个程序上的问题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问吧。”

姗姗再次控制住了情绪，她不想把内心的悲伤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。

肖楚强赞许地看了她一眼，开始发问：“你们最后一次通电话大概是什么时候？”

姗姗想了想：“出事那天下午，他打过一个电话给我，说平安镇有一个很长时间不见的朋友约他去家里玩，问我答不答应。”

肖楚强没搭腔，等着她继续往下说。

“我问他晚上回不回来，他说看情况，然后就没说什么了，傍晚时候我再给他打电话，就再也打不通了。”

“那……你认识他那个朋友吗？”

姗姗摇了摇头。

“听他说过，但没有见过面。”

肖楚强仔细盯着她的眼睛，又问道：“案发当晚八点至十点这段时间，你在什么地方？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……在家睡觉，”姗姗犹豫了下，还是用了“家”这个字眼，“夜



里十点钟左右醒来，打他电话，还是没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平时是不会关机的……”

“是信号的问题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了，那条路地处偏僻，手机基本上没有信号。我们看过他的手机，案发前一段时间，被害人也给你打过很多次电话，因为同样的原因没打通。”

难道这就是天意吗？姗姗无力地低下头，泪水再次涌出了双眼。

“我没有问题了，谢谢你的合作，案情一旦有什么进展我会电话通知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希望你振作。”

“谢谢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长
篇

诡道
悬疑小说
GUIDAO



第02章：离别

这时，老者突然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白花花的头发和胡子随着笑声抖落了下来，随后，干瘪的皮肉也脱落了，一个白胡子老头，瞬间活脱脱地变成了一副骷髅。直挺挺地立在姗姗面前，仍然笑着，白森森的牙齿一张一合，姗姗吓得浑身颤抖，却没有昏过去。

姗姗回到了她跟张潇的住所。面对空荡荡的房屋，世界仿佛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茶几上还摆着几盘几天前吃剩下的菜。是张潇亲自下厨做的，他做菜很有一套。想着自己以后再也吃不到了，泪水再次迷蒙了双眼。

回到卧室。姗姗躺在了柔软的席梦思床上。用被子蒙住头脸，想着以往跟张潇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的事情，放声大哭起来。一直到累了，倦了，在悲痛中慢慢滑进了梦乡。

梦很杂乱，时间、空间和人物都在不停地变幻，唯一不变的，是张潇一直陪在自己身边，忽而是阳光下灿烂的笑脸，忽而是遗像上表情僵硬的黑白照片，姗姗感到头很疼，有时候明知道是梦，挣扎着想要醒来，却无能为力。

最后一个梦境，是在一间简陋的低矮的房屋里，到处挤满了人，每个人的身材都一样，个子很高，穿着灰蒙蒙的衣服，往上看不到头脸，好像房间的上空被一层黑色的迷雾包围着。姗姗被张潇牵着手，在人群里一点点向前挤，终于出了房门，来到另一间张灯结彩的房间。

到处挂着大红色的幔头，乍一看很喜庆，但姗姗却隐隐觉得，这种颜色有问题，就像是涂上了一层鲜血在上面。



殷红殷红的鲜血。

姗姗不敢往前走了，张潇却一直笑着，硬拉着她前进，终于，看见了一张床。是那种老式的木床，靠在墙根处。粉红色的幔帐从窗前拉开，露出床单的一角，上面乱糟糟地摆放着红色和绿色的花生。

这是洞房？

未等姗姗反应过来，迎面突然走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往二人前面一站，拿一双贼溜溜的小眼上下打量着姗姗。

他的眼神很凶。姗姗胆怯地低下了头。

这时，老者突然“咯咯”地笑了起来，白花花的头发和胡子随着笑声抖落了下来，随后，干瘪的皮肉也脱落了，一个白胡子老头，瞬间活脱脱地变成了一副骷髅。直挺挺地立在姗姗面前，仍然笑着，白森森的牙齿一张一合，姗姗吓得浑身颤抖，却没有昏过去。她想到了逃跑，可刚转过身，猛然发现，背后那些人也都不知道在何时，变成了一具具的骷髅，一齐晃动着下颌，听不见他们的笑声，只能听见牙齿抖动发出的清脆的“咔咔”声。

极度恐惧中，姗姗一把抱住张潇，将脑袋埋进了他的胸脯，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举动。然而，她突然觉得脑袋被一种什么硬物硌得很疼，忙抬起头一看，顿时倒吸了口冷气——她亲爱的“老公”，也在不知不觉间，变成了一堆白骨森森的骷髅。

他的下巴一张一合，于是，一阵说话声从嘴巴间飘了出来，语气很温和，还是张潇的声音，“姗姗，嫁给我吧，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了……”

姗姗打起了哆嗦，就在这时，身边响起了无数个说话声：“嫁给他吧，做我们的鬼新娘，你们可以生生世世在一起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”姗姗尖叫着捂住了耳朵，但张潇温柔的话语还是清晰地飘进了她的耳朵，“姗姗，你不愿意吗？你不是很爱我吗？我也爱你呀，你下来陪我吧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既然你不爱我，你就回去吧！”张潇猛地推了她一下，姗姗一个激灵，醒了。

天已经黑了。眼前一片漆黑。姗姗紧抓着被褥，浑身不停地颤抖起来。



刚才那个梦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姗姗害怕地想，假如自己刚才同意嫁给他，会不会就再也醒不过来了？

幸好自己没有答应。姗姗拍了拍胸口，刚松了口气，突然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心底升了起来：是愧疚？

“既然你不爱我，你就回去吧！”

难道，自己真的不爱他？不，不会是这样的。姗姗大口喘了几口气，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，然后，她下床来到了阳台上。

窗外已是明月当空，漆黑的天幕上遍布着数不清的星星，不停眨着眼睛，仿佛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着自己。姗姗感到痛苦万分。想哭，但泪已流干。

在阳台上站了片刻，情绪缓和了一些，姗姗又转身回到了卧室，然而，在她转身时，好像有个黑影，在她面前一闪而过，消失在客厅的黑暗里。姗姗仿佛还听到了一串轻微的脚步声。

她一下就站住了，呆呆地望着漆黑的客厅，恐惧感油然而生。

“咔嚓——”

一声清脆的玻璃破碎的声音唤回了姗姗的意识，她忙顺着声音响起的方向，朝写字台上望去——是张潇的遗照。遗照正好摆放在窗台下，明亮的月光斜洒在上面，又折射出很多角度不同的光线。姗姗猛地扑上去，举起遗照一看——果然，照片上的玻璃碎了。

玻璃为什么会碎呢？刚才那个黑影又是谁？难道……是张潇的亡灵回来了？

姗姗为这个想法感到了一阵恐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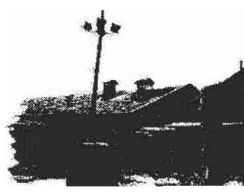
假如真是张潇的亡魂归来，那他为什么要弄碎自己遗像上的玻璃呢？难道，是不满自己方才在梦中的表现？

“老公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在哪儿啊，老公？”

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来回飘荡，及至消失，并没有人回应她的呼喊。那个黑影，似乎也消失无踪了。

这天晚上姗姗一夜没睡。

第二天上午，她拖着疲倦的身躯到火车站买了回上海的车票，然后收



拾了一下房间，将房子退给了房东。仅挑选了一些值得纪念的张潇的遗物，比如遗像、张潇用过的打火机、穿过的一件米黄色西装，其余家具什么的全留给了房东。

在离开房子之前，姗姗回头久久凝望了一眼那些熟悉的摆设和家具，然后收回恋恋的目光，缓缓地关上了房门，将自己在在这栋房子里所有曾有过的欢乐，那些有意义的事情，全部关在了门里。

终于，要离开许由这个伤心地了。

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，姗姗抬头朝车窗外看了眼：六十四层的徽府大厦，过去她曾经好多次天真地问张潇：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带我进去撮一顿呀？

张潇总是笑，等有钱了我一定带你去。等等吧。

等等吧。一直等到今天，这个愿望仍没有实现，并且永远没有可能再实现了。

再见，许由。

泪水迷蒙双眼的一刻，姗姗暗自下了一个决定：如今男友已经不在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自己这辈子也不要再来许由了。过去的，就让它过去吧。



第03章：七月半，鬼门开

一封神秘的邮件，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，把杰东带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噩梦。从此，他的生活里再也没有阳光，只有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黑夜。

姗姗走了，但案件的侦破工作还在继续。

翌日，尸检报告出来了。岂料刚看完头一段内容，肖楚强便带头跳了起来，大声质问法医组组长陈朋：“你说死者胸腹部的伤口是自己用手撕开的？开什么玩笑！谁有这么大狠心把自己肚皮撕开？”“你爱信不信！”

陈朋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“尸检结果就是这样，再说这还不算什么，后面还有更不可思议的，你先看完再说吧。”

“不看了！”

肖楚强将尸检报告重重地往桌上一摔，“你还是直接告诉我吧，死者肚里那么多死肉蛆是怎么回事！”

陈朋哑然失笑。“亏你想得出来，那哪里是什么肉蛆，这种白色的小虫名叫利蛭，属环节动物门水蛭纲，两栖动物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成群结队就像沙漠里的白蚁，逮什么吃什么。成年的利蛭可入药，功效与冬虫夏草差不多，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——”“得得，现在不是生物课，你别跟我扯这么远。”

肖楚强不耐烦地冲他摆了摆手，“你就告诉我这种恶心的虫子是从哪来的，为什么会出现被害人肚里就行了，别的生物方面的知识不要跟我说，我不感兴趣！”

话说一半被人打断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。陈朋冷冷地“哼”了一声，“我

